

Xue Tao's Works Pictorial

薛涛

名作画本

坐在红滩上的小瓦

薛 涛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坐在红滩上的小瓦

Zuozai Hongtan Shang de Xiaowa

薛涛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阳

© 薛 涛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坐在红滩上的小瓦 / 薛涛著. — 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1

(薛涛名作画本)

ISBN 978-7-5315-7388-3

I. ①坐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7438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: 张国际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

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 印 厂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: 张国际 薄文才 纪兵兵

责任编辑: 纪兵兵

助理编辑: 石 旭

责任校对: 段胜雪

封面设计: 段颖婷 谢沛君

版式设计: 段颖婷 谢沛君

插 图: 周杨翎令 韦秀燕 曾学清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20mm

印 张: 7 字数: 88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~ 10 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388-3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冰河在雪原流淌

代序言

儿童文学的文化与远方

薛涛

将近 40 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可能是寒假的第一天，一个少年把自己丢进苍茫的大平原。他并非漫无目的，而是沿着一条结冰的河往东南走。这条冰河连接着远方的山峦，山下是少年的乐园。

这个独自在原野中旅行的少年就是我。

我在原野上缓慢前行。入冬后几场大规模的降雪给大地披上新装，平原变雪原，山峦变雪山。这片雪原可能是从天而降，中间零零星星藏着一座又一座村落，无一例外都是星辰的名字。我从“太阳”出发，一个小时后才到达“月亮”，因为我脱离冰河上岸，在“日月”耽搁了将近半小时。我干什么去了呢？我拜访了我的同桌。她是一个女生，名字叫马玉杰。听听这个名字多普通，可是我当时认为那是一个美的符号。她的奶奶是当地有名的萨满，曾经从“日月”来“太阳”治好了我表哥的怪病，这让我对她全家都充满了神秘感和好感。我和马玉杰的对话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一个细节——把一张紫色的五角钞票送给她。她问我为什么要送钱，我说

本来要买个礼物送给她，没买到满意的，就直接送钱了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我把送她的礼物“变现”了。马玉杰不停追问我送钱的理由，否则就不接受这份馈赠。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，便说反正这笔巨款是你的了，你也不要过意不去，每天对我笑笑就行了。你们看，我小时候都干了些什么，我居然向一个女孩子花钱买笑，我显得太低俗了。

走过“月亮”时，我还想着“日月”的女生。这样牵牵绊绊地走着，转眼便把“五星”丢在了身后。这时，雪原铺到了山峦下面。冰河也在这里弯曲不前，冰河的源头好像到了。我嗖地飞进山下的小镇。我的星际旅行结束了，终点就是我姥姥家。

小镇在冰河的上游，山峦的脚下。小镇是我童年的精神宝库。

马玉杰的奶奶当年也曾经莅临过姥姥家隔壁的院子。我挤在人群后面什么也看不见，可是腰铃发出的零碎响声弄得我魂飞魄散，连续几天都迷迷瞪瞪的。就算现在说到这个话题，我还是被那种神秘的宗教气息笼罩。萨满，一个古老的宗教，一度长期盛行于北方原野，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、价值观。人们笃信心灵感应、万物有灵，连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柳树都被人们视为“神树”加以供奉。狐狸和黄鼠狼也被人敬畏，以精神庇护者的身份招摇过市无人敢管，即使今天飞扬跋扈的城管对它们也应该敬让三分的。漫长的冬季，雪原上的人们祈福于它们，期冀来年雪化春来一切顺意。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，并逐渐建立起对世界对万物的看法，所以在我

的小说里常有幻想成分。这不是学来的，与蒲松龄没有关系，与马尔克斯也没有关系。

9岁那年，一个坏消息从冰河上游的小镇传来——我25岁的大舅死于肾小球肾炎，这个坏消息让我和母亲悲伤多年。母亲那时候在一所中学任教，有一天，我看见她拎着教案在教室外面的一个角落流泪，擦干眼泪后再走进教室朗读诗文。她的声音清亮悦耳，当她读到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时，我也哭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时常怪罪马玉杰的奶奶——我舅舅病倒时你在哪里？你都做过些什么呢？你不是包治百病吗？从那年开始，我的美学世界里多了死亡和哀伤，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基调。

故事讲完了。它们好像不是完整的故事，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，是雪原上面残留的文化碎片。

太阳、月亮、日月、五星……从星际坠落在雪原。雪原上面还有一个渺小的我。我不是一般的我，我是来自星星的我，除了散落的星辰，还有一条银白的冰河在雪原流淌。冰河起于长白山的一道余脉，止于远方的地平线。跟随冰河流淌的还有少年的脚步，还有生与死的悲怆、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。

后来，那个来自星星的我成了一个写作的人。我也想写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写写简单的快乐，写写简单的小悲伤。我做不到，我的血液跟随着一条冰河流淌过，沾染了雪原上的气息，当然我又不至于把故事写得晦涩难懂。雪原上奉行至简主义，繁复与枝蔓都被大雪洗涤了、过滤了，留下的是明朗的情绪、刚健的线条、大悲怆或大团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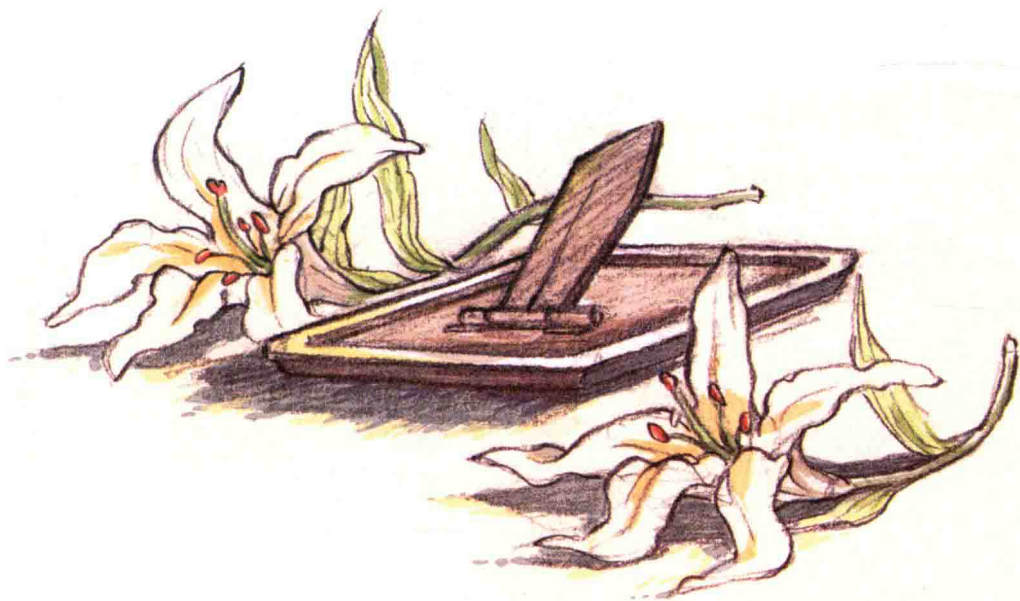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在别处，文化在远方。我偏居东北，多年来在雪原上缓慢挪动脚步，靠的是雪原与冰河给我的力量。这个力量就是文化自信，它根植于一片土地，根植于一个独特的文化。上个月，大批候鸟从遥远的南方——福建、江苏回到东北故乡，其中也有从湖南回来的大雁。它们如何导航回到遥远的东北故乡，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。我认为引导它们回归的是乡愁。它们撤离时一定见识过东北秋天的绚烂，这些风景便成为乡愁。留下越冬的鸟则沿着弯曲的冰河在雪原上空飞来飞去，它们的食物就埋在雪地下面。它们的飞行并不完全为了食物，而是因为风景。这片大地上的冬日胜景足以令它们乐此不疲。如果它们继续飞下去，向东是大片的森林，向北则是无边的沙地和草原，这些足以慰藉雪原寒冬中的饥饿与寂寞了。

我也是一只固执的留鸟，饥饿忍受了，寒冷忍受了，只因为留在这里才有力量。我坚守的这块土地不在世界的中心，然而没有这块土地世界不会精彩。

2017年4月5日长沙
中国儿童文学原创论坛

目录

坐在红滩上的小瓦	1
爸爸蹲在花园里	24
蓝飘带	36
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	54
与花交谈	66
末班车	73





坐在红滩上的小瓦

整个秋天，小瓦都是坐在那条旧舢板上写作业。



那条舢板太老了，并且已经四处漏水。秋天刚来到的时候，爸爸把它拖上岸，翻过来，敲敲这儿打打那儿，说：“这伙计不能再下水了，退休吧。”从此，它就一直卧在那里。

爸爸贷款买了一条半新的渔船，它比那条旧舢板大多了。爸爸驾着它沿着辽河入海打鱼，收成比从前可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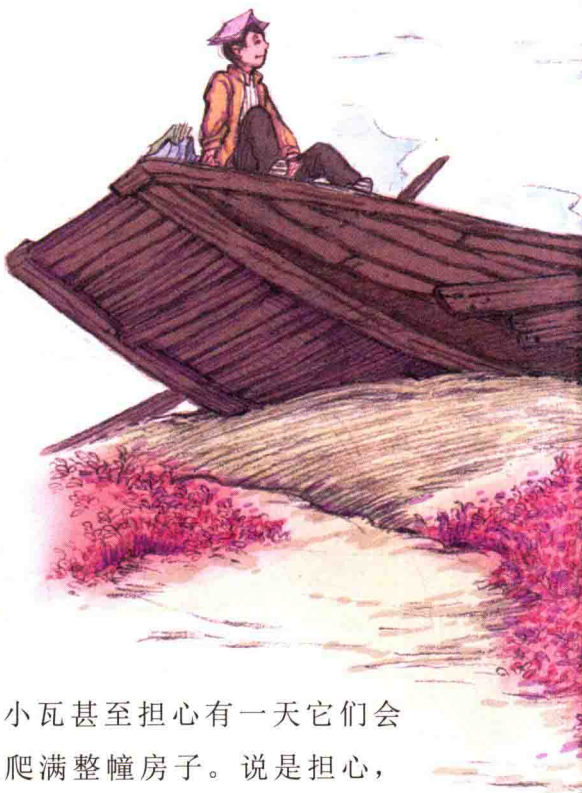
小瓦在家里写作业，久了，想换个环境。见那条舢板独自横在窗外的河滩，也够寂寞的，小瓦想都没想，就把作业本拿到舢板上。爸爸出海的日子，小瓦的生活可以随意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妈妈对他还是够宽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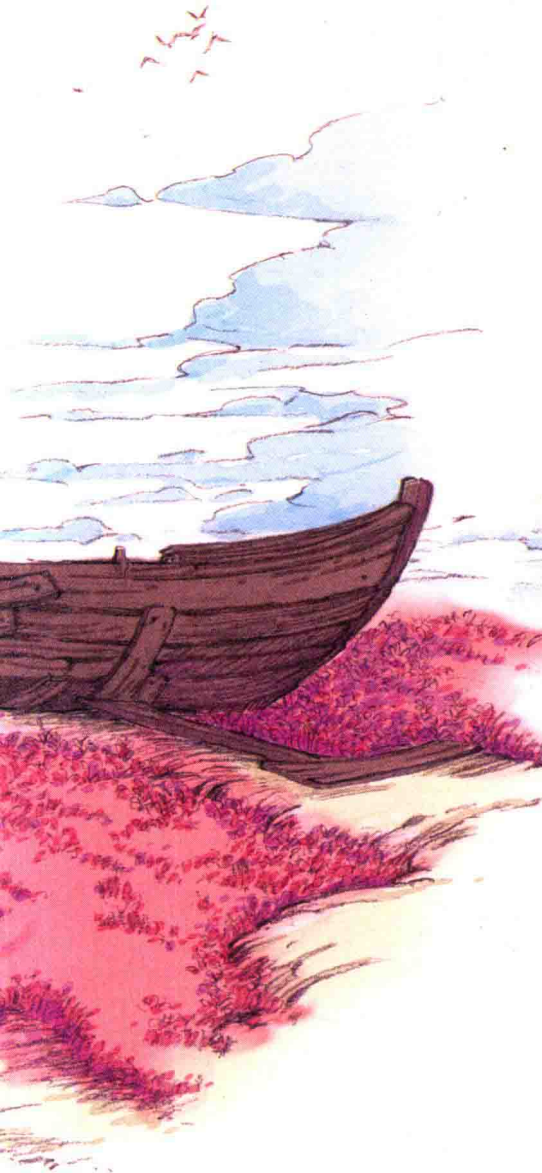
小瓦去旧舢板上写作业，要踏着一一条细细的小道，穿过一片紫红色的草地。小瓦跨上舢板坐好，向四周一看，碱蓬是一天比一天红了紫了，并且这种颜色在大肆蔓延，早已把舢板围住了。小瓦甚至担心有一天它们会淹没他家的院子，然后沿着墙根爬满整幢房子。说是担心，其实是带着一点儿喜欢的。

小瓦喜欢这片紫色的河滩。

有一回，小瓦对同桌小离说：“你的裙子要是紫红色的就好了。要是紫红的，上次的舞蹈准能得一等奖。”

小离正低头给笔友写信，头也不抬地回答说：“我不喜欢那种颜色。”





小瓦叹了口气：“你从没见过。”

小瓦又对邻桌的小楷说：“你买的贺卡要是紫红色的，朋友会更喜欢。”

小楷对小瓦的建议倒是有些兴趣，却回答说：“可是紫红色够俗气的。”

小瓦还是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就是没见过！”

即使这样，小瓦从未对那片紫红色的河滩产生过怀疑，只是心里多了些落寞。久了，小瓦一站在红滩上竟然有点儿孤独。

小离在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，还一边对小瓦进行了测试。这个测试与颜色有关。

“绿色代表什么？”

小瓦不答。

“黄色代表什么？”

小瓦不答。

“紫色代表什么？”

小瓦答了：“寂寞。”

小离扭过头惊讶地看着小瓦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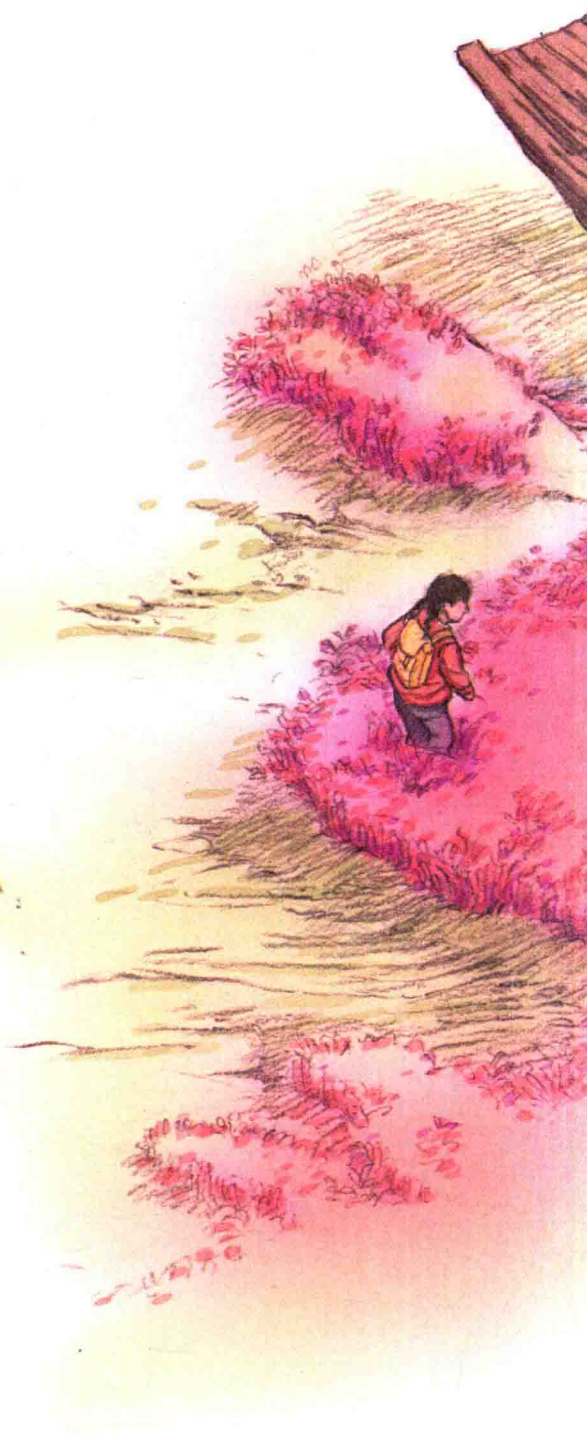
“蛮深沉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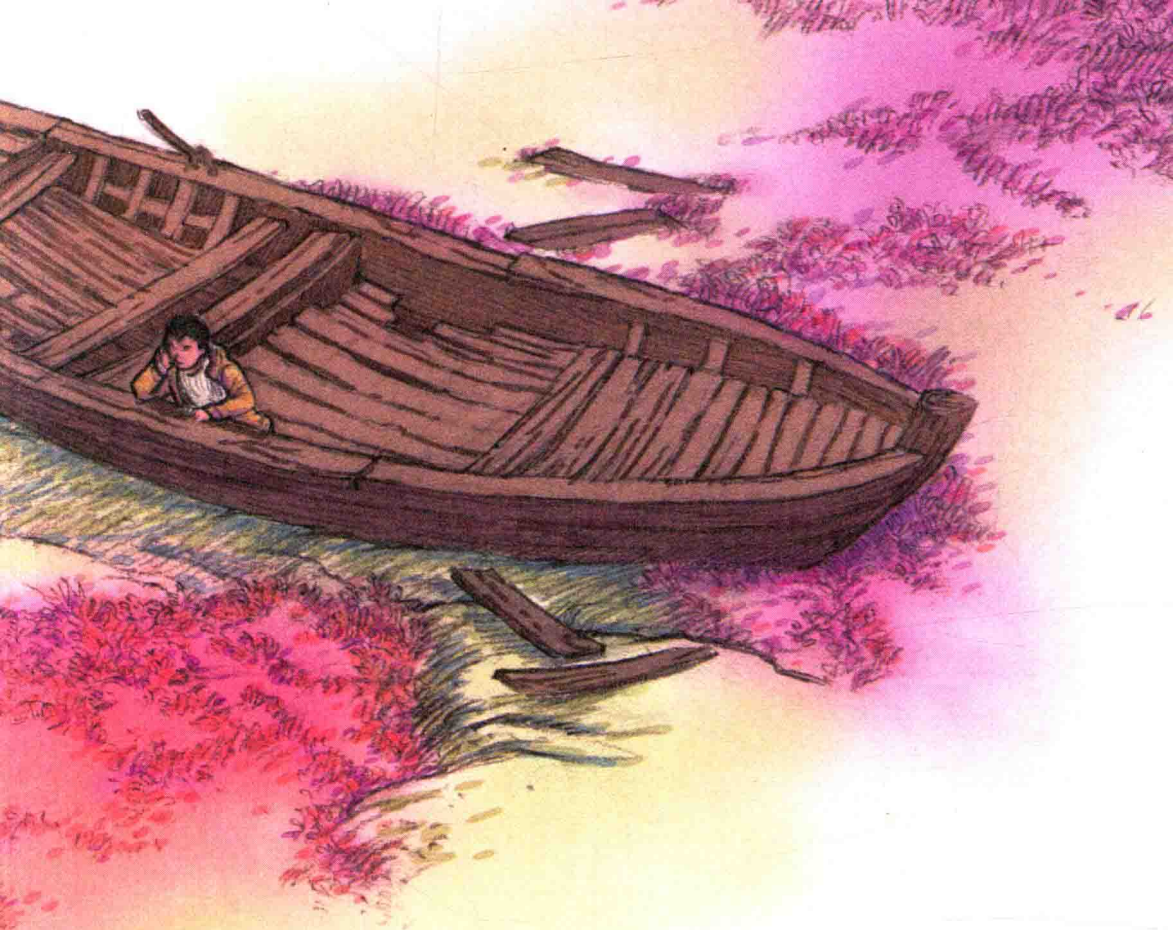
小瓦写完作业，就斜倚在舢板里。小瓦还要闭上眼睛，任火辣的秋阳烘烤自己。小离说过，这样做可以补钙。合上双眼，那片紫红色真的蔓延开来，很快占据了小瓦的整个视野，紫红的光晕一闪一闪，像一条星河。

小离的歌声飘过河滩。小离去姥姥家第一次走河滩这条路。

小瓦看了看秋阳下的河滩，有点儿炫目，只好再把眼睛微微闭上，喊道：“小离，过来补补钙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新玩法教你……”

小离朝河滩上望了一下，才看见舢板上的小瓦，然后耸耸肩上的书包，沿着河滩中间细细的白净小道跑过来。小瓦提醒她：“小心点儿，别踩坏我的碱蓬。”小离也算听话，轻手轻脚地来到舢板旁边。





“这地方不错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仙境。”

“不就是一片紫红色的草地吗？不错。”

小离喜欢上紫红色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。小离在想，穿一件紫红色的裙子没什么不好啊！

小瓦开始他的新玩法了：“按我说的做，闭上眼睛……”

小离按小瓦说的做了。这样，煦暖的秋阳把小瓦和小离带进紫红色的“仙境”。

嗒嗒嗒，渐近的马达声搅乱了静谧的“仙境”。小离轻

轻地睁开双眼，问：“船吗？”

小瓦说：“别管它。”

可是，梦境毕竟连不上了。小离随随便便问小瓦：“紫红色的裙子真的适合我吗？”

小瓦毫不夸张地说：“保你有百分之百的回头率。”

小离不信：“你敢保证有百分之百？”

小瓦郑重地点点头。

从船上下来的几个人指点着这片紫红色的河滩，议论着。穿米黄色风衣的中年人还蹲下身去，不知要干什么。小瓦不想再保持沉默了。



“别动它们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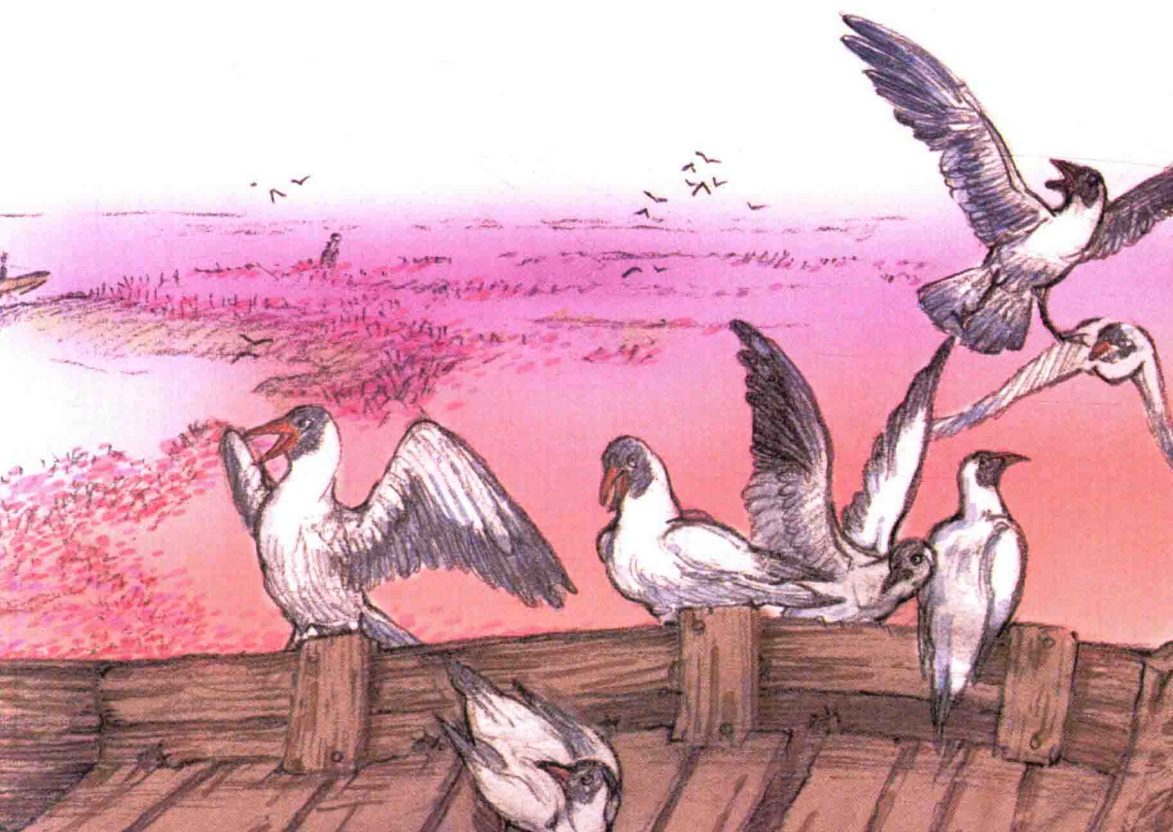
小瓦腾地从舢板中站起来。那人没听见，拨弄着一棵碱蓬。小瓦让声音大了一倍，那人才站起来，发现了舢板上的小瓦和小离。

他们自称是环保工作者，穿米黄色风衣的中年人叫秋谷，来自日本。秋谷兴致很高，手里的相机咔咔响个不停。小瓦不知道环保工作者是干什么的，仍旧对秋谷抱有敌意。小离告诉小瓦他们是专门保护环境的。

“那他们对咱们的红滩没有害处？”

“大概没有。”小离难以明确答复。

小瓦便用脚在红滩上画了一条线。秋谷居然很尊重小瓦



的警戒线，始终在线外活动。在小瓦看来，秋谷的工作主要是为碱蓬拍照。小瓦不相信拍拍照就能保护环境。秋谷对自己的工作太投入了，不小心踩在一块光滑的贝壳上，滑倒了。因为不忍心扔掉相机，摔倒的姿势特别滑稽。小瓦和小离哈哈大笑起来。秋谷没有马上爬起来，却趴在河滩上朝两个大笑的孩子举起了相机。唰，一片白光闪过后，小瓦和小离的眼前弥漫着紫色的光晕。

小离问秋谷：“你照了我们？”

秋谷点点头：“你们的笑太美了！我完全抓住了它。”

小瓦很想问问秋谷对他的笑有什么印象，但小瓦却问了别的：“红滩照进去了吗？”

秋谷点点头：“就在你们身后。”

秋谷答应给小离和小瓦每人寄一张照片，还记下了他们的地址。

秋谷完成了他的考察工作，回到小船上。临走，秋谷告诉小瓦和小离，这片红滩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一处美景了，他真舍不得离开这里。小瓦心里美滋滋的，原来自己是住在地球仅存的美景中呢。小离甚至产生了一个很大胆的念头：动员父母搬家，跟小瓦做邻居。

秋谷的船很快漂到了河心，但秋谷仍站在船尾挥着手。小离踮起脚回应着。小瓦毕竟比小离冷静多了。

